

平樂鎮

四川女作家顏歌生於一九八四年，她的
小說集《平樂鎮傷心故事集》上月由廣西師
範大學出版，在網上引起許多年輕人的熱
議。《平樂鎮傷心故事集》雖然有「傷心」
二字，但故事中的人沒有大悲痛，只是生活
中的一些煩擾。作者用文字壓縮出一個微觀
的小鎮圖景，描繪出一幕幕融合日常與奇幻
的川西小鎮的市民生活。

文 偉森

川西小民生活場

記錄真實的家鄉

顏歌和韓寒、郭敬明一樣都屬於年少成名的類型，十七歲時曾獲得新概念一等獎，被歸入文學批評界所劃定的「青春寫作」類型中。顏歌後來一直在上學，從大學、研究生一路念到博士，現在是一個職業作家。

顏歌的父母用各種文學名著把她餵養長大，然而從學前班一路讀到博士，她卻發現自己所沉迷的原來是家鄉的骯髒、醜陋和粗俗，她甚至想用一些詩意和美好的文字來描述它，來告訴讀者她所看到的世界。

二〇〇八年，顏歌寫了《五月女王》這是她第一部徹頭徹尾關於「平樂鎮」，也就是她的故鄉四川郫縣郭街鎮的長篇。她寫了自己長大的小鎮，四條街，一個十字路口，梧桐樹還有肥腸粉，還有鎮上各種各樣的人，從長輩嘴裡聽說的，小學同學的祖父母，甚至在馬路上遇見過的人，當顏歌回想著他們，描述著他們，把他們寫在紙上的時候，她發現自己也變了。

「平樂鎮」原型為家鄉

顏歌最新的作品《平樂鎮傷心故事集》已經是迄今為止出的第十一本書了。這個「平樂鎮」的地名是虛構的，但那個作為原型的地方是存在的，也就是她的故鄉鄂南。她專注寫平樂鎮的故事已經有七年了，從二〇〇八年的長篇小說《五月女王》、四川二一年的長篇小說《我們家》，再到這本故事集中的五個短篇，用生動活潑的四川描繪著一幅幅川西小鎮市民的日常生活場景。

《我們家》是歐戰著名作家長篇小說，是牠於二〇一二年於美國杜克大學做訪問學者完成的「學術論文」。這是一個瘋病病人康復後講述的故事，在這部從第一頁就讀者的長篇小說中，圍繞着給奶奶過八十大壽，顏頤以「我爸爸」為主角，以現在時和過去時交錯的敘述方式，對「我們家」三代人六十年不宜為外人道的奇葩家事經巧「曝料」，而此中「一個鎮人」在時代變遷中活色生香的麻辣生活也被連皮帶骨地定格下來，更與這恰恰是「一個發展中的國度被變留下」的存照。

而《平樂錫心故事集》雖然書名有「傷心」二字，但故事中的入沒有大悲痛，只是生活中的「些煩擾與「傷心」。作者描繪了一幅幅融合了日常與奇幻的小西鎮的民生生活場景：不斷在夜色與幻覺中看見白馬的小女娃（《白馬》），在沸騰的渴望裡跌撞尋愛的服裝店老闆娘（《江西鎮的唐寶珍》），中年人為了生計或孩子斤斤計較地盤算着，可是關於他們的青春記憶卻又不停地找尋着他們（《奧數班205》）……有的故事呈現了殘酷、激烈的青春期心理（《照花鏡》），有的場景則表現了寧靜而溫暖的人生體驗（《三一茶會》），但無論為故事人物對於金錢和欲望的妥協，還是對於精神生活與自由的追求，全部都被作者壓縮在一個沙盤般的微觀小鎮圖景中。



◀ 《我們家》二〇一三年五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

◀《平樂鎮
傷心故事
集》今年五
月由廣西師
範大學出版

作品英譯有難度

文很好，但發現行不通。因為小說中有很多四川的方言，老一輩四川人說起普通話來總有點「不三不四」的味道，後來竟形成川人風味——「川普」。就拿《三茶會》來說，這個故事講述了一對老人的愛情，在死亡的陰影下無疾而終，字裡行間便有了這樣一種濃濃的川普風味。

「翻譯中會失去一種調子。」顏歌說：「翻譯的調就比較難傳達，沒有這個調的話，這個小說就不會很成立。中國人的一些東西，西方人是很難理解的。比如說兩個人在笑嘻嘻地說話，但其實是在罵對方。我們有很多指南打北的東西，特別是《三三茶會》裡，這種小圈子社會裡的人際交往，很微妙的，那些人物互相之間並不是全心全意的友愛的關係，之間是有縫隙的，有對方保留意見的。這是很中國的東西。」她認為，「不可譯性」來自對中文的高度附着；找到了合適的語言，才算打通了故事的隱道。

顏歌現在已三十歲，她曾表示自己对小說的要求變少了。她不需要用小說來表達圖景，呈現意向，隱藏結構，更不用說傳達什麼道理——它只是一個陪自己度日的小玩意。《我們家》就是這樣的一個小玩意：它寫了一個小家人的小故事，吵吵鬧鬧，磕磕絆絆，互相心裡罵對方然後笑咪咪的。比起二十五、六萬字的《五月女王》、《我們家》只有十三萬字，因為顏歌意識到自己的沉澱遠遠不夠，她對「平樂鎮」的構思還不豐滿，所以她寫的故事越寫越短，越寫越小：從二十多萬到十多萬，然後到幾萬；近兩年，關於「平樂鎮」的文字幾乎都成了短篇。

顏歌坦誠自己對小說的力量還充滿懷疑。對於故鄉「平樂鎮」，自己了解得太少，想得太淺，能寫出來的也就是「一點點」，好在自己從來是個自得其樂的人，當個「小」作家也正是舒舒服服的事。

世上的故事總是諷刺。小時候自己走在灰漆漆的鄉縣街上，總是想着要趕緊長大離開這裡；十幾年前老被人叫「少年作家」，顏歌也氣急敗壞地想寫個巨著來證明自己已成熟，而現在的她，就想待在自己的家鄉，似乎哪裡都不想去。但作為一個三十歲的作家而言，或許將來的一切都是未知數。



▲顏歌借用「平樂鎮」來描述自己故鄉的熟悉生活

作家們的地緣情結

中外很多著名作家都會用一個虛構或虛實相接的地方，來安放自己小說中的心理、情感訴求，或是用來折射一個劇烈變遷的社會。

魯迅的魯鎮

「魯鎮」來源於魯迅的著名小說《孔乙己》，當中有一句是「魯鎮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別處不同的。」魯迅在《社戲》、《風波》、《明天》、《祝福》中，也有所提到。其實在紹興的歷史上並無魯鎮這個小鎮。這是魯迅對東浦、樊江、東關、皇甫莊、安橋頭等幾個水鄉小鎮儿时記憶的一個藝術的文本概括，它只是存在於小說中的一個書面的小鎮小鎮。

魯鎮上的主要人物除了「社會最底層」的孔乙己，還包括阿Q，這個紹興農村中最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在魯迅的筆下成了一個具有時代特徵、階級特徵、性格特徵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；還有祥林嫂。祥林嫂是舊中國勞動婦女的典型，她勤勞善良，樸實頑強，但在封建禮教和封建思想統治地位的舊社會，她被蹂躪、被迫害、被摧殘，以至被舊社會所吞噬。祥林嫂對她的種種迫害，她曾不斷地掙扎與

反抗，最後還是被社會壓垮了。

蕭紅的呼蘭河

蕭紅筆下的呼蘭河冬天：「天空是灰色的，而且整天飛着清雪。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，嘴裡邊的呼吸，一遇着嚴寒好像冒着煙似的，七匹馬拉着輛大車，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着一輛地跑，打着燈籠，甩着大鞭子，這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裡邊竟熱氣騰騰的了。」

這是一幅典型的東北農村小鎮晨景，鄉土氣息撲鼻而來。

《呼蘭河傳》以呼蘭河作為背景，以孩子的眼光作為敘事視角，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在這恬淡的鄉村中緩緩展開，從而營造出一份鄉土的安靜格調，雖然有着許多迷信和麻木，但那屬於呼蘭河的特色和自由。魯迅在《呼蘭河傳》作序中提到蕭紅寫此時的心境是寂寞的。他說蕭紅有了為了安撫不下的寂寞，才有了對

「根」的眷念和回歸。

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鎮

美國作家威廉·福克納的諸多長、中、短篇小說，都是以約克納帕塔法縣為核心構建的。「約克納帕塔法」這個繞口的名字來源於契卡索印第安語，意思是「河水慢慢流過平坦的土地」。這些小說圍繞着約克納帕塔法鎮上的人物和事件，反映了美國南方社會在二戰之後一個多世紀間的興盛與衰敗，評論了美國南方人民的道德與信仰上的缺失與富足，完整透視了內戰前後處於歷史十字路口上的美國社會。

在約克納帕塔法鎮上，有白人、黑人、印第安土著，而他所描述的主要還是白人中的具有典型特徵的幾類人。福克納還曾為這個虛構的世界精心繪製了一幅地圖，並調侃式地標明：「唯一的擁有者和業主：威廉·福克納」。



莫言的高密東北鄉

高密東北鄉，是二〇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筆下的一個地名。在莫言的作品中，除了《酒國》、《紅樹林》、《十三步》等為數不多的幾部外，其他大多作品將溢滿深情的文字植根於「高密東北鄉」這片熱土。這是莫言以其故鄉為原型，用文字構建起的一個充滿近乎烏托邦式理想主義色彩的世界，用過去的美好，反襯當下的醜惡，用理想中的純真，來渲染現實的污濁。

現實的莫言出生於山東高密縣河崖鎮大柵鄉，但是短篇小說《白狗秋千架》中，老家改成了「高密東北鄉」。同年出版的短篇小說《秋水》裡，莫言再度提到這片土地，描繪了「高密東北鄉」的歷史。這並不是一個真實的地名，而是莫言心中的故鄉反映。通過不斷的作品中經營「高密東北鄉」，莫言創造了類似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鎮一般的文學地理世界。他的幾乎所有作品，都在這片充滿想像力、以真實故鄉為背景的土地上展開敘事，並向歷史縱深挖掘，延伸向廣袤的中國鄉村。

